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五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邊防

應京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嘗蒿目憂焉會理官華鉅
孝廉梁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哉其
言之可藉手爲封疆指南矣

梁斗輝邊防議云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
北平都司 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辰山負海固擬
於峭函本太行雁門諸山寨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

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鎮。薊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界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興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
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
我朝盡改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
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
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
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
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衛開
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後
大寧昇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
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艸虜患特

鍾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
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
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
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
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
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
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
境西盡雍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
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
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

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與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

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筮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晝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于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

非岸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
以爲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緣
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
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
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
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
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
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
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
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

臺兩臺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
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于寬奠堡保定
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
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
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荆倒馬等關建空心
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
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
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
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
間宣大挑修邊壕蓋造管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

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衙口座建設外
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運道互相應援且拓
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
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
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
地方自蔚萊菲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
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
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
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
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

澗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四處各鎮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三十九萬七十八匹其見在者朔州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匹永

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四匹
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
匹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
千八百七十五匹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
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
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二百餘匹大同官軍八萬三
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山西官軍
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
一匹延綏官軍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
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

七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官軍五萬
五千二百餘員名馬三萬一百六十餘匹甘肅官軍
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
五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
將領自募家丁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
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籍竄籍躲差冒糧之徒
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
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
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車營兵者始于李賢
于謙倣衛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

草輜重給火器以防禦也。又有入衛兵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劄鎮今沿革不一矣。有班軍。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費亦不貲。有京運民運屯糧漕糧鹽課馬草。謹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主兵京運銀二千一百一十九兩七分。漕糧改折及民運等銀共二萬九千三十八兩。客兵京運銀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二錢。鹽引銀二萬三百七十二兩二分。屯運馬價還官等銀共一十五萬八百三十九兩四分。永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百一十五兩九錢。

一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三兩四錢三分民運等銀共七萬三千一百八十九兩

九錢二分

客兵京運銀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兩

三錢二分民屯等銀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二錢

分密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

七兩五錢三分

主客京運銀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九分民屯等銀共一十

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客兵京運銀二

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支利運官等銀四

萬四千一百六十一兩

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九萬

四十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

京運銀一十一萬八

屯等銀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八錢七分

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

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

萬一千九百七十七兩七錢二分民屯銀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四兩一錢九分

客兵銀原額五萬九千兩近因題免防秋

曆二十六年分發京
運年剩銀六千兩

主兵糧一萬四百八十四石九

斗一升料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九升并陘

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

錢五分

主兵京運銀五萬五千五百三兩八錢六分
民屯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

客兵京運銀三千九百七十兩

主兵糧三萬一千一十五石三斗

三升料二十四石五斗五升宣府鎮主客兵歲額銀

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

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

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銀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

萬一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

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

四東大同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

分

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一萬

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主兵糧二萬六千四

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

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束山西鎮主客兵歲額

銀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兩九錢八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三

萬三千三百兩民運銀三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四兩五分屯運銀一十三兩四錢三分客兵京

運銀七萬三千兩主兵糧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九

升料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升草九萬五千八

十六束遼東鎮主客主兵歲額銀六十八萬五千四百

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主兵糧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

十四石七斗料一十六萬三百八十八石六升

該鎮歲額

每年流動不一且冊內不開京運民屯數此係萬曆二十八年御覽冊總數

延綏鎮主

客兵歲額銀七十四萬七千二十一兩八錢

主兵京運銀四

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分

百二十五兩五錢客兵京運銀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兩主兵糧九

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

斗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

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

主兵京運銀七萬七千五百六錢八分民運一十萬八千七百一十六兩一錢屯運銀一千九百八十三

兩五錢六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引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兩二客兵京運銀二萬兩分主

兵糧、萬一千五百二石三斗料九萬八千三百九

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

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

十兩一錢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

錢六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兩引銀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五兩客

兵京運銀二萬兩主引銀三萬六千兩

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十八萬

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回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

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主兵京運銀一十八萬八千三百三十八兩

兩二錢八分主民運銀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

五錢三分主屯運銀二千六百四十八兩九錢四分

客兵京運銀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六錢
錢並引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
主兵糧二十六

萬六千七百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石四斗草一

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

守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

焉薊鎮鎮守總兵一駐三屯管協守副總兵三東路一員

曆二十三年兩准移駐營頭管居四路之中管理燕

河營頭管石門寨山海關皆極衝西路一員駐石

匣營管理牆子嶺曹家寨古北口石塘路皆極衝中

路一員駐三屯營帶管馬蘭谷喜峯口大平寨松棚

皆極衝分守叅將十一通州山海關石門寨燕河營

路移叅將駐此以桃林冷口二關屬之太平遊擊十

寨馬蘭谷牆子嶺古北口石堂嶺喜峯口
一審雲右營振武營石門營大水峪四員俱提督下
遵化左營右營遵化營三員俱順天與撫下

三屯車前營車後營二員俱
統領南兵遊擊三

中路
駐馬
薊鎮總兵下松棚谷曹家寨

松東路駐建昌
領班遊擊將軍七
統領天津寧山通

西路駐石匣
德州潘陽秋班防邊以上七員原俱大寧都司
中軍

萬曆中改遊擊領班回日各駐本衛所操練
三總督中軍副將駐密雲巡撫中軍以守備二十一

義院口原提調萬曆二十年改守備永平城舊設擦崖子嶺
冷口關原俱提調今改守備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

今改設李家谷萬曆四年設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
寬佃谷亦近改黃崖口關將軍石關口薊州城遵化

城三屯營俱舊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
水谷白馬關俱今改設密雲城桑家灣俱舊設把

總一審雲
提調九
毛家莊口關司馬泰黃土嶺關大

口關洪山口
昌平鎮鎮守總兵一
駐昌平城賤總督

關鎮虜關
華城黃花鎮居庸關一帶奉遊守備西自
分守恭將

鎮邊城東至湯海所各關監俱屬統領

三 居庸關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達營三守備

八八達嶺黃花鎮一員所屬慕田峪黃花鎮二守備

遊擊四 總兵標下左騎營右騎營左車營右車營 守備十一 羣華城天壽

柔黃花鎮灰嶺口白羊口鎮 遼東鎮守征虜前將軍

總兵一 駐河東遼陽適中地 協守副總兵一 節制開

寬莫潘陽等處 駐劄本城 沂轄遊擊守備 分守叅將

五 開原一員防冬 駐劄中固兼防南北兼管馬市無

一員駐劄海州次衝 專管海蓋地方并東昌東勝二

堡 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寬奠一員近或加副總兵

分守鎮東一 遊擊十二 廣寧城左營一員右營一員

十三處極衝 堡防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屯一員

一員鎮江
營一員
守備五
城鎮靜堡清河堡
坐營廣寧中軍

一備禦二十三

海州城蓋州城清陽堡岫岩堡平
堡武清堡大清堡廣寧城汎河城

路城鎮西堡中固城開原城兼管馬市清河城撫順
城大凌河堡杏山堡西平堡長安堡二堡當

虜衝中前所慶
雲堡義州城

保定鎮守總兵一
春秋兩防務駐
圖給遇存冬警務

駐紫荊關
以備入援
分守叅將四

紫荊一員總領浮圖峪倒馬
關守備龍岡二關一員駐

茨溝地方所屬龍泉關把總馬水口一員所屬
沿河口守備倒馬關一員所屬揀箭嶺守備
遊擊

六府城○井大二道民兵○保定車營統領
領軍往來駐劄河間滄州○定州領軍駐劄

下馬兵○真定車營統領總兵
標下馬兵○保定巡撫標營
坐營中軍一
總兵守

備七

德州河間真定浮圖峪
揀箭嶺白石口沿河口
把總七
烏龍溝浮圖峪

牙口大龍
門金水口
忠順官二
舊達官今改忠順一在保
定等衛一在定州等衛
宣府

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駐永寧城分守秦

將八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衝所屬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長安嶺城雲川堡五守備下北路一

員駐龍門所極衝所屬龍門所龍門城瀟水崖三守備東路一員駐四海冶次衝所屬靖胡堡四海冶堡

保安新舊二城據來城延慶城六守備上西路一員駐萬全右衛極衝所屬萬全右衛左衛城張家口堡

新開口堡新河口堡張房堡六守備南路一員駐順聖川西城次衝所屬順聖川西城東城深井堡蔚州

城廣昌城五守備中路一員駐崇溝堡極衝所屬崇溝堡一守備下西路一員駐柴溝堡極衝所屬柴溝

堡懷安城西陽河堡洗馬林堡四守備提調山一員駐剏柳溝口極衝所屬岔道城守備撫募兵三千防

守南遊擊三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流一員人衛鎮回鎮城東路一員駐剏懷來

城坐營中軍二延撫下帶管標兵坐營兼撫夷事務總兵下守備三十一

應撫下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蔚州堡龍門衛龍門所雲川堡長安嶺堡瀟水崖萬全左衛萬全右衛

家口堡懷安城柴溝堂新開口堡西陽河堡新河口
堡洗馬林堡保安新堡保安舊堡懷來城四海冷順
聖東城順聖西城葛峪堡膳房堡大同鎮守征西將
靖虜堡全道城深井堡廣昌城

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衛城左分守叅將十東路

駐劄天城城極衝所屬聚落城陽和城天域城靖虜
堡瓦窯堡守口堡六守備北東路一員駐劄得勝堡

極衝所屬鎮義堡弘賜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
河堡六守備中路一員駐劄右衛城極衝所屬左衛

城右衛城鐵山堡殺胡堡牛心堡五守備威遠城一
員駐威遠城極衝所屬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威遠堡

備西路一員駐劄平虜堡極衝所屬平虜城迎恩堡
二守備北西路一員駐劄助馬堡極衝所屬助馬堡

拒門堡拒牆堡減虜堡威虜堡寧虜堡六守備井坪
城一員駐劄朔州城極衝所屬井坪城朔州城乃河

堡馬邑城應州城懷遠城六守備新平堡一員駐本
堡極衝所屬新平堡保平堡平遠堡三守備總督標

下左掖一員右掖一員今分遊擊二總督標下右
領左掖叅將右掖兵馬遊擊遊擊二掖兵車營入

衛遊擊四

每年輪流二員入

衛薊鎮回駐鎮城

坐管中軍二

總督標下

守備四十一

右衛城

應州城

陽和城

平虜城

左衛城

天城

威遠城

馬邑城

靈丘城

渾源城

二員不屬

將懷仁城

弘賜堡

堡鎮

胡堡

威胡堡

迎恩堡

鎮差堡

助馬堡

新平堡

靖虜堡

牛心堡

瓦窯口堡

平遠堡

保平堡

威平堡

乃河堡

威遠堡

拒門堡

拒牆堡

鐵山堡

山西鎮守總兵一

駐薊寧

武關防

秋移駐陽方口

協守副總兵一

專駐偏頭關

防冬移駐偏關

防河防邊

今駐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分守

將六

中路代州等處

左將次

衛所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營

所屬平刑關北樓口三守備所管地方東偏頭關遊
自平刑關石窯巷起西至茹越霍家坡止

擊一寧武關坐營中軍一以都指揮守備十五總兵

一員撫夷一員偏頭關利民堡寧武堡老管堡神池
堡廣武站平刑堡北樓口尚嵐石隈八角水泉管汾

州草塚山堡北員新設操守一盤道梁口延綏鎮鎮守鎮西將

軍總兵一城協守定邊右副總兵一提調大牆及

屬叅將守城分守叅將七孤山一員極衝所屬黃甫川

備共四員神木堡極衝所屬大柏油堡一守備高家堡一員極

衝原守備今改叅將西路一員駐舊安邊營極衝中

路一員駐鎮靖堡極衝所屬靖邊營守備清平一員

極衝舊遊擊萬曆四年改保寧一員極衝所屬樓遠

波羅二守備分守魚河歸德波羅遊擊二左營右營

響水保寧常樂雙山鎮川八堡

入衛遊擊二一員入衛守備十一榆林堡

營黃甫川大柏油堡魏井堡波羅鎮城坐營中軍二

堡雙山堡清水堡懷遠堡柳樹洞

巡撫標下 寧夏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

一俱駐劄 分守叅將四 東路右叅將駐花馬池極衝

衝靈川左叅將次衝每年河開後移駐寧夏後衛極

河凍往來靈州通防橫城至秦霸沿河一帶地方非

路平虜城遊擊四 鎮城與武營玉泉營廣武營此

叅將極衝 遊擊四 員舊保守萬曆九年改遊擊 守

備六 撫夷一員安定堡清水堡 坐營中軍二 巡撫下

下管理鎮城都司一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甘肅鎮

守平羗將軍總兵一 駐劄 協守甘州左副總兵一 鎮

城分守六 涼州右副總兵極衝莊浪左叅將極衝所

永昌叅將極衝西寧叅將極衝遊擊五 莊浪一員統領西寧

屯駐兼管西南二州通海路口高臺一員坐營中軍一員

總兵標下以都指揮體守備十一員洪堡水堡山丹衛紅

堡平川堡嘉峪關古浪領班備禦都司二員京州頭班

舊四員近二員上班聽候分布陝西鎮守總兵一員

原臨洮鎮守總兵一員萬曆二十二年題設協守臨洮階文副總

兵一分守五員河州參將極衝臨洮河州二衛官軍悉

禦虜巡捕礦賊清虜參將極衝陝西參將次衝階文

西固參將極衝所屬西固文縣二守備并西固階文

文縣三遊擊四員固原東路一員駐紅德城應援東

千戶所遊擊四員乾溝乾湖花馬池等處同原西路一

員駐西安州應援西路蘭靖莊浪等處總中軍一員

督下左營一員駐固原總兵下右營一員

下副守備十一員環慶西固文縣洪中岷州景古城永

總兵守備十一員安堡階文州堡龍溝堡蔡旗堡克家

堡坐管官一

總兵標下萬曆四年設

河東備禦都司一國初兵

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

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巡撫

總督駐審雲城近加經畧使銜薊州巡撫一員駐遵化城保定巡撫一員兼提督紫荆等關遼東巡撫一

員督理軍務而薊昌平密雲霸州天津紫荆井陘

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

叅或以死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西亦一總督

三巡撫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員俱督理軍務兼督雁門等關兼定撫山西

地方一員而北口懷隆冀北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雁平崞

嵐河東潞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兵備督叅

遊聽節制焉陝西三邊總督一延綏寧夏甘肅固原

巡撫各一

俱贊理軍務

若靖邊神木榆林河西靜寧隆德

固原鎮原洮岷延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

涇邠商洛潼關漢羌其號爲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

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

責成功乎其世居我迤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

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

之勢又寢盛小王子之子及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

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

原名賽那

阿著一名酒

亦稱小王子生子七

長麥力昆吉囊次飽塔三兀慎抵兒汗刺

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那林台吉
六我把汗點刺台吉七那竹台吉
其住牧河套者

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

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

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

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長那言大兒吉能次很台

吉五及成喇兒台吉六克鄧威正台吉七哥俺答亦

生子九長興都克隆哈即黃台吉次不彥台吉三鐵

台吉七不他失禮黃八沙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生

赤星台吉九以兒將遊

子一日兀慎阿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三忽兒威

害兔台吉

都兒二崑都崑反正台吉三合不憐台吉四矮兒克

兀打兒汗台吉即滿五素五七慶朝庫兒台吉即滿

五大妻麥那林台吉生子三長都廉兒台吉次丙亮

速比拔我長思兒跌兒反成台吉我把漢點刺台吉生子三二也辛跌兒台吉三啞

速火落赤把都兒台吉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

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衆五萬者大

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罕哈曰爾填則所謂東

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其

酋猛可不卽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填部所屬

營一首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部衆可六萬人

居沙漠東偏與朶顏鄰彼藉之爲嚮導此倚之爲重

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
應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營僅存
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上故
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
亦不刺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唵
合廝曰偶甚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
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
兀魯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
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塔速部者則所謂南
三部也其酋長把答罕柰者爲營一衆可三萬人則

屬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
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瓦良罕營
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
有瓦刺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營日相關檄以上
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
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
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
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建
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斷年虜酋抵
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尚書

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儇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兔摺金的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即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闖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于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與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慮。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

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
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
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拆
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
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
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令捕得首
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
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
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
計中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

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旣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興克都隆哈黃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禩，卒子播力昆。

即藩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

力克即藩繼封有子男五

其長子朝兔台吉

所生子四長

曰卜石兔黃台吉

即舍剌克炭

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

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構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曩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爲我患事不可知則非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強數犯我東塞

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
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唅羅結搭
臣慙小反青爲聲援納我逋逃噉我單弱陽爲輸款
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
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
下日者仰延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
不可據以爲信竊首近糾衆在廣寧錦义邊外窺瞰
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木
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
援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秦寧酋長炒

禿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又未可帖然櫜戈也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鑽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非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

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卧也。蓋嘗合
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酋隣。雖世受我爵賞。
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
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
握焉。別老把都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蟠結。是我肩
脊之憂也。莽刺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
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兔。着力
兔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互顏罕一酋耳。
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
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兒煽虐。則

前事之明鑒也

按史述二夷朵顏種也嘉隆間相繼內附萬曆十八年叛去二十年復歸

六兒三衛夷黠酋長昂炒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蠻只猛可眞號爲六兒萬曆辛卯長昂并弟莽金兒伯暈反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

谷我官兵城堡損失甚多

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

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孺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

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
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
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
與虜庭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
遼人勿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
遼爲首疆誠王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無論
秦遊即總兵至倨撫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
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稅當戰檄之守稅
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
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

而調之西或兵旣西而調之東偶失利廷議紛紛
救過不贍寢以解體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
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蒲四就
擒許進領鎮大同瓦刺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
虜奇黃郭登設攪地籠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
人任之無虞虜矣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
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
耗于內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
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
者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

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于邊者也。說者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糧仰給腹裏。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獨新增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達蘆溝舟運。以甦宣府。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

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
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
錢止易粟數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
庾稍積則始與之本色毋乃驅之飢而罷病且死乎
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
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慮
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醵金徒編傭奴於隊伍
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祗驅寒單爲
伎士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朒摧怯任盜之斬關奪
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戍主帥內訌

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
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
之嗚呼柰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按大司馬楊守
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
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爾而陳建亦云練
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
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
一出征人馬雜沓多致躑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邊
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綫一萬
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

蹊隘踈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
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
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爲
虜捕也昔余肅敏于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
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
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
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尚書翟樂築五
堡今爲大同科五堡在大同弘賜堡鎮虜堡鎮河保
鎮邊堡鎮川堡先是張文錦規築指
盟失宜激變軍士
嘉靖中翟變修復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
皆于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

築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關。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紫荆、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嚴險，防守之計，在據入達嶺以扼空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

肅愍以易兵援紫荊。以涿兵援白羊。以真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鎮肩背。陵京負荷鉅重。四海治其捍禦也。舊有徑道走諜報。今已塞。則治有警報。必由居庸達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牆適中處。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外。設軟梯。上下黃花鎮撥軍三十名。四海治撥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到即遞。遞必二人。自外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

者四海治軍也如此則旁竇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爲之孔固矣古北口兩傍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開平殘元避暑故道也中有葫蘆谷最險朵顏部落花當居之由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于古北潮河二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每防秋時調遼東遊兵三千及密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閔關使臣之議用南

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
安於覆盂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噤喉金
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爲患而
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
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由爛泥窪過鐵場堡
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
不逞於鮮復窺遼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即
吾信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
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爲關局此亦固藩籬一策
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

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

天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豬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曩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戍。

戍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
解網弛廢鑿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券遂
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
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
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
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
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畧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
者又安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
套虜克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
迤西直至澇溝等處環遠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

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爲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踔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崋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

處水草大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
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火
真諸酋。環居川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熟番
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
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
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
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
戢十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
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旣危復安耳。
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肩。今

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
守。扼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
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
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爲屏
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
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
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
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
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
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

也。西寧控三十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
宮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
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
堡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
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游兵駐古浪
以防塗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
防涼永。肅州叅將嚴謹堡塞，以禦攻鞏。且也防海西
之流劫。禁番人之詐冒。甘肅其有瘳小夫千金之賞
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
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

謝鳴劍解甲楯左俛少艾右擁笙竿相與樂飲帳中
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
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一矛祗見重喬下無功
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
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
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
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
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
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
建功今虜以奉款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

畜我以虜歟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歟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即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啟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死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又其甚者假歟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所諗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寘而不問例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非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

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焉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朶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酋在永奠堡丙兔同臭定着力兔大成在甘鎮邊外夷厥賓兔一枚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備禦防撫或以叅將親歷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圍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晷

入市場以絕交通。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頭夷狄不可以人理測。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真獐獐，妖氛相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獨計我軍士月糧，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鼙鼓間，管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喻也。至于斥埃戒嚴，則有總戎戚繼光傳烽法在，其法每于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

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
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
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
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
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
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瞬息
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
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
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旣速馳援不悞至今讀
其傳烽歌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做而行之則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常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難者曰：東陲之有朝鮮，猶西陲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寘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令職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剝床之憂，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海防

華鈺海防議云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
中雒汭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微遠獨重西北
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惟我太祖高皇帝龍
飛淮甸鼎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枕居
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爲左臂山東橫巨海上
爲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

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隣僅隔一水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鬪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波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輿乃始窺犯內境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

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艦觸
鬪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
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糗而來多則足支兩
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
在提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
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 明興初亦未嘗
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
乃命行人楊載齋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
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芻海諸郡五年
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

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
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
衆十二十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
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
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
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
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
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
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

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今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遼東，望海窩鎮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封廣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旣擒滅，而適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人、蛋戶、賈豎、漁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顧夷終猾獍，時時挈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舶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遊日本，據

雙嶼港歲爲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海上于是併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率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馴又得志矣復通日本率肥前筑前豐後和泉

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亡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塲亡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泉興福巖山老者爲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叅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溺海死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旨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峰張璉合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踪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特

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

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

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

多海面四百五十里

平戶之西即五島。

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懸可泊，乃日本西

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北爲

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北爲

多藝爲伊岐。

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

爲對馬島。

橫三百里，其

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

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舶則獨

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旣出日本洋，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

球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胡

綜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

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

或過韭山海門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

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

浦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巖壁下

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人煙浦

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犯錢塘過大小

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麓山觀海入懸子門緒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犯太

山則薄省城

倉過馬蹟潭

或過南沙而入大江

過茶山入陸前爲涉谷憤恨福山而

犯瓜儀

常鎮

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

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非則犯登萊

若在五島開

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

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

直沽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

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

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

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

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二汛之備自嘉

靖告變以迄于今似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豬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叅將之設南粵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磨門與井津會而廣州則又有

海防叅將之設，西路邊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有叅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潤州會，而潤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塞，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叅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州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

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爲小程之南藩。一曰福州小程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叅將。兼轄起慊灣。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叅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慊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

松門關會哨所轄温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叅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叅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霽衢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

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

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別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北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

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旣設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

班軍派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派守芝罘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峯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叅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鯊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叅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叅將

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

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衝。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蓼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秦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挿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前協守之叅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叅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非與寬奠參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固鳴綠之肩鑰也，所以備薊遼寇者如此。國初設巡司于礪州，所以控扼海道，非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礪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
戩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爲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
可不增議守也。望岡澳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
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塞
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
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
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
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
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向時
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

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柘窟、興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埕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湄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非藩也。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盤海外之備，若大石頭山、玉環山、霓巖、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

畧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旣阻烏道昌國復隔大洋想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畧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畧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

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
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
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
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
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
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
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
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
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
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

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邏卒不相聯屬則巡江御史宐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成兵牛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

數邏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空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繡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鈎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番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

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空增備也者，又如自薊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磚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踈矣。烏綠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扃，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

宜增備也者當嘉靖之季倭爲祟自垂二十年始以
我豪貴負番賈直挑之鬻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
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
撫臣朱統巳又逮應天撫臣彭黠屠大山統故方勁
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
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
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
江南有攻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
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
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警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

公私楊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習兵諸大帥俞
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始時我
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既遭蹶乃命宋經畧應
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
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柰何膽
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於
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
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致聲
討而邢總督玠等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
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

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艦據全慶之墟。倚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卽有海上捷盜。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衆。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扃以揖盜。而又

釜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閑。山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思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遠。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扼。兵燹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踈也。不及追也。督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獠夷。二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

衝也乎今誠定爲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爲甲甲置長十甲爲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譏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爲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爲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靶鏡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旣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先是漕運褚總督鈇疏畧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爲

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令祇供有司老用多以老弱
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
養此遊惰即今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
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
名簡汰老弱揀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
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克月糧上既省招
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
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
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
先經題淮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

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
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
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竈率在場儉
閒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
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
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
者藉令一一做褚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
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如將領以蝕軍爲恒套
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餼而核之半歸
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

莫能鈎致須嚴爲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
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王軍
老弱必更壯下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
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
嚴戡最焉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旣食其
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
之隄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永順土官
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勦徐海則容美
上官田九霄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
漢旣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

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惟就本
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爲什伍。法得並
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其爲戎首
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湖
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
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僨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
官世受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敢縱下以干戮
必不其然。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
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蕪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
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塲遺址。依然可黍。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構黨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郎中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沐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

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獲粳稻無筭徽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確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

自有大獲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國
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劔、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
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
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
種，以給幕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
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
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
是恐倭藉以爲糧，結果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
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
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

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

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隣省糴粟。遼左昔曾告饑，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于海上。此惟官不爲操其權，而聽民自爲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鏹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糴與民，大都瀕海諸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

善居積者，往往乘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時平則公家容獲資其贏，歲稔在小民，且得資其賑。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處，互爲聲援。往者叅將盧鏜，不干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謀覘之，傍無一舟，兵旣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衄。夫惟鑒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爲設奇，有奇必爲

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銳或散其綜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爲他舉戰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乎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于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熟兵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味真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

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

草塞罅漏而已、

名短水草

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

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

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

舵、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

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

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爲駕

使、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

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

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餞風號船、便于哨探、二刻船

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豎眠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壠，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一策也，猶未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

火酒清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
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
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
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鏢
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
連綴。施于木架。造爲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
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
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拒險守隘。破敵摧堅。
無有妙于此者。向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
技藝熟閑。輕儇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

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跪請是亦一策也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

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搶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筭也。置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踪，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歛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溫

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做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富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悞軍機必辟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關中墩堠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

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灣月港諸處，番船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繫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軼越于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

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其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于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

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隧。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是。自。敝。也。宜。畧。做。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嗣。有。倣。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宜。城。烏。城。之。烏。鎮。南。尋。宜。城。漳。浦。之。月。港。宜。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况。夫。巨。鎮。之。所。聚。廬。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

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爲杞
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瀉瀟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
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
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唐
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
必芘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叉竿連棒，布幔水弩，行
爐遊火，灰眯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
拒馬鎗，烽臺馬鋪，游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
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
可太高，厚堵空之，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瞭，便俯

瞰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仗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疾，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緹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試必嚴，又在立文學處，竝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做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

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
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爻教之以騎射陣法監
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
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
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
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予之官始罰牛俸歸肄學
三年再比不能者謫爲軍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
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
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
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絮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

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晉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查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境。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柰何衛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旣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鬪。此于將

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高皇帝遺意矣况當

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衄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視勦殺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敢沒

委以千計。乃功雖真。而級則屬。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功僨事。海戰論衝犁。惟據耳目所共覩。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東運餉至義州。亦即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迴達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即倭之來路也。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于迎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具。便于救鮮。一以合二鎮唇
齒之援。便于接應。一以關閩浙舟師之路。便于調赴
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
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艱阻之秋。而此路一
通。甚爲便益。

八編類纂